

以媒介生态学为视角解析台湾地区“动新闻”

边晓璇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厦门 361005)

摘要 本文以台湾《苹果日报》在其网站上推出的“动新闻”为研究对象,采用媒介生态学理论作为分析框架,通过对“动新闻”事件始末的梳理及对台湾媒介生态的考量,对“动新闻”的产生原因、管制困境和生存背景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台湾“动新闻”是台湾媒介生态失衡发展的产物,它的存在反映了台湾媒介生态的现状和问题。

关键词 台湾“动新闻” 媒介生态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On the "Action News" of Taiwan with Media Ecology Theory

Bian Xiaoxuan

Abstract This paper chooses the “action news”, which is released by Apple Daily on its websit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reviewing whole event and anadevaluating the media ecology of Taiwan, the paper applies Media Ecology Theory as the framework, investigates the origins, the supervision difficulties, and the survival environment of “Action New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Taiwan’s “Action News” is the product of its unbalanced media ecological development, which reflec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ssues of the media ecology in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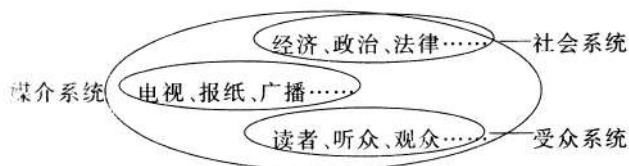
Key words “Action News” of Taiwan media ecology

2009年11月中旬,台湾壹传媒旗下媒体《苹果日报》在其网站上推出了“动新闻”,其中,一些例如性侵害、性骚扰、儿虐家暴、凶杀等为内容的社会新闻中出现了动画模拟报道,由于内容过于色情、暴力,引发不少民众团体集体抗议,台北市政府先后两次开罚壹传媒,《苹果日报》在社会各界压力下发出道歉声明,对“动新闻”采取“分级制”。

“动新闻”事件中,既有政府和法制监管的介入,也有公民力量的介入,加上作为事件引起者的媒介,正是媒介生态系统中三个子系统之间的较量与博弈。

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研究起源于北美,是生态学和传播学、媒介学交叉的产物。西方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以人为中心,侧重研究媒介的运作规律以及人与它的相互关系;媒介生态学在我国的兴起是自发自觉的,并恰好与西方的研究形成互补,主要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的关系,侧重政治、经济等社会系统与媒介系统的互动。

在媒介生态学视野中,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崔保国教授在《媒介是条鱼》中提及:“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①



图示1 媒介生态系统的构成

根据这一理论,媒介生态系统可以分为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受众系统三个子系统(图1),其重要特征是各要素通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适应而建立起一种相互协调的动态平衡关系。

“动新闻”在台湾的产生,就是媒介生态系统失衡的产物。如今近半年时间过去,“动新闻”仍在持续播放,所谓的“分级制”也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关于“动新闻”的争议也渐渐被公众遗忘,这实际上反应了台湾媒介生态的一些现状和问题。

一、“动新闻”:媒介生态失衡的产物

1. 媒介组织内部:“苹果化”的产物

“动新闻”推出后,大陆新闻界对“动新闻”的报道中大多表示“动新闻”是采用3D动画模拟性侵、暴力、自杀等新闻内容。但笔者登录苹果网站后,发现“动新闻”栏目内并非仅有社会新闻,同时也有娱乐新闻、政治新闻等,只是社会新闻中使用动画模拟最为常见,并以充满噱头的标题吸引人的眼球。

其实,将报纸报导的新闻以动画呈现,也是让平面新闻可以动起来的一种突破性尝试。使用动画手法“情景再现”也并非“动新闻”首创,近几年台湾电视新闻中就屡有动画模拟情景的应用,但“动新闻”之所以引起巨大争议,是由于其部分内容选择上存在明显的导向问题。其社会新闻涉及暴力和色情内容时,不仅画面模拟逼真,还有配音或耸动的音效。虽然早期引起争议的视频已经停止播放,但在现今仍能观看的视频中可以看出“动新闻”在动画模拟上的写实手法。这充分暴露出《苹果日报》在运作

动新闻方面,为了吸引眼球而迎合受众低俗趣味的导向。

这与壹传媒一直以来的办报理念可说是一脉相承。壹传媒集团董事长黎智英1990年在香港创办《壹周刊》,由于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的报道量大,且敢于报道各种秘闻甚至挖人隐私,迅速扩大了销量。1995年,壹传媒在香港创办《苹果日报》,2003年5月开始发行台湾版。台湾《苹果日报》常以大篇幅报导娱乐新闻和社会新闻,处理社会新闻的习惯手法就是详尽描述各种虐杀、性侵、自杀或车祸等社会事件的情景,并用大版面的具有刺激及煽情效果的照片置于头版,例如走光照、偷拍照、血腥照等。《苹果日报》“过度报道”的方式常常侵犯被报道人的隐私权、人格权,使该报惹上了不少法律诉讼,也使许多公众人物和民间团体对《苹果日报》持反感态度,但这一切都没有妨碍《苹果日报》的发行量,根据2008年10月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进行的“媒体风云排行榜”调查显示,《苹果日报》已经成为民众最常阅读的报纸。^②由于《苹果日报》的巨大影响力,人们把它这种办报风格称为“苹果化”。

“动新闻”就是“苹果化”的产物。壹传媒董事长黎智英不惜投入几十亿重金筹办“壹电视”,“动新闻”率先在《苹果日报》网站上播出,也令外界产生“抢攻收视群”、为壹电视铺路的猜测。

2. 媒介内生态与媒介外生态

在媒介生态系统中,媒介系统内媒介间的竞争和制衡所形成的结构体系称为媒介内生态,媒介系统在社会大系统中与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等多方外在力量的相互关联和制约所达到的相对平衡的结构称为媒介外生态。^③

“动新闻”产生背景下的台湾媒介内生态,是传媒业的激烈竞争。进入21世纪,台湾经济的不景气波及报业,多家报纸纷纷倒闭。《苹果日报》在台湾报业营收以30%的幅度滑落的2003年进驻台湾,并以雄厚的资金大手笔笼络人才,推行一连串的营销策略迅速占领市场,其报纸风格也迅速吸引了读者,对台湾报业产生了空前的威胁与冲击,原来的《中国时报》集团、《联合报》集团和《自由时报》集团三足鼎立局面被打破,出现了四雄割据的局面。《苹果日报》的成功也促使各大报相继模仿它的视觉效果,重视版式包装和图片应用,社会新闻的比重也大幅增加,报纸上出现了更多劲爆八卦和偷拍照片。但随着电子媒体的冲击和新媒体的兴起,使报纸的阅读率不断下降,报业市场从发行到广告上都出现了恶性竞争。

在电视业,2000多万人口的台湾拥有十几个电视台、100多个电视频道,全天候的新闻台就有八家。然而受众资源是有限的,为了争夺观众,大部分电视台把充斥着凶杀、暴力、色情等内容社会新闻放在第一时段播出,此外,收视率高的政论节目和娱乐节目泛滥,同质化严重,电视节目的庸俗化、商业化成为颇受诟病的问题。

“动新闻”产生背景下的台湾媒介外生态,则是政治和经济等社会系统因素对媒介系统的夹击。台湾社会在政治上长期处于蓝绿阵营的政治对立局面,台湾报纸也就出现了两种路线,受到政党控制的报纸各持其政治立场,政治倾向性十分明显;而《苹果日报》为代表的报纸在政治立场上相对中立,其主要方向则是不惜以低俗品味或泛娱乐迎合受众,贩卖受众注意力,获取经济利益。

媒介生态系统中,媒介系统会受到社会系统中政治、经济、法律等因素的制约,而社会系统非但没有对媒介系统发挥调节作用,其对媒介系统的不良影响,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整个媒介生态的失调。尤其是社会系统中的政治和法律因素,在“动新闻”事件中也处于尴尬的位置。

二、监管困境:“分级制”凸显政府管制与法制监管乏力

1. 被“分级”的“动新闻”

动新闻上线之初,没有任何下载限制,其暴力色情内容之逼真对青少年儿童的潜在影响引起了社会公愤。台北市政府以《苹果日报》违反《儿童及少年福利法》和“动新闻”有色情暴力成份为由先后两次重罚壹传媒共100万新台币,并要求“动新闻”采取分级。“分级制”是指台湾《计算机网络分级处理办法》针对计算机网络内容分为限制级与非限制级,限制级内容包括暴力、性行为、性侵等,业者须标示分级标识,避免儿童接触到不妥内容。采取分级后,限制级“动新闻”在视频开始前出现“限”字,同时出现“我已满18岁”、“我未满18岁”字样。然而选择权仍在受众,网络点击和手机下载并不需要身份证,只要点选“我已满十八岁”仍能进入观看,这使得分级制形同虚设,但这一制度却沿用至今。

2. 凸显新媒体政策与法制监管乏力

尽管有罚款、警告,也有“分级制”的制度要求,台湾各职能部门均在依法律法规办事,但法律法规建设本身也有待商榷。比起电视节目和电影,网络信息数量庞大,通过审核进行分级是不可能做到的事,网站即便“自行分级”,形式化的分级又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可能因为“限制级”而吸引更多的眼球。

而且“分级制”原本用于影视内容,“动新闻”打着“新闻”的旗号,是否适用这一制度?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教授胡幼伟认为,分级可能等同承认动新闻不是新闻,因为“全世界新闻都一样是普级”。如今的新闻在产业化大潮中成为可以赢利的商品,但从社会角度来看,传媒是一种社会公共组织,服务于无限广大范围和数量的受众,因此,新闻是普及性的公共品,不应存在接受限制,把“分级制”移植到“动新闻”上,充分说明“动新闻”已经背离了新闻的本质,同时更体现出政策对网络内容监管“无力”和相关法律的不到位。此外,手机上阅听“动新闻”只需要下载“二维条形码”,没有任何限制。对于手机网络传播“动新闻”,台湾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可以规范。

互联网和手机新媒体的特点决定了相关部门不可能像对传统媒体那样去把关,互联网和手机网络上不良信息的传播更需要政府相应的立法管理,例如美国早在1996年就通过了四部法律《通讯内容端正法》、《儿童在线保护法》、《儿童网络隐私规则》和《儿童互联网保护法》等,以法制化的方式规范和制衡互联网和手机传播中的模糊、灰色地带。面对日新月异发展的科技与传媒,政府管制和立法应当尽快跟进。

由于目前台湾没有专门针对网络内容进行管理的主管部门,对“动新闻”的监管中所涉及的职能部门有“儿童局”,“交通部”和中华电信等,分别在新闻内容传播管道、青少年权益保护、新闻处理管道等方面发挥职能。若针对网络内容成立相应的网络管理部门,提高政策制定、依法监管的速度和效率,可以形成政治因素对媒介系统的有效制衡。

“动新闻”事件促使台湾立法委员修订“儿童及少年福利法”,将其更名为“儿童及少年权益保障法”,并新增内容为媒体报道中不得过度描述恐怖、暴力血腥情节和性行为的条文,违者最高可罚款15万元。但互联网和手机网络内容的监管对象,涉及电信业务经营者、信息服务提供者、网络运营商、广告主及广告联盟等等,必须在立法中明确这一链条上相关利益方的“定罪量刑标准”,才能为追究其责任提供明确的依据和可操作性。如果对于媒介生态面临的问

题不采取“治本”的措施,那么即便“动新闻”消失了,也无法保证青少年不再受到色情和暴力新闻的侵害,无法从根本上净化媒介生态。面对当下监管的盲区,适时做出法制调整,以解决现实问题,政府对媒介的监管才能有法可依。而法律的制约也是媒介生态得以平衡发展的关键。

三、争议渐消:麻木的受众拷问公民社会进程

1. 动新闻持续播放

“动新闻”上线之初,引起了全台舆论的一致强烈谴责。2009年11月26日,包括媒体观察基金会、妇女新知在内的等约20个台湾民间团体组织到壹传媒台北市内湖总部抗议。民意的压力也促使官方采取行动,迫使《苹果日报》道歉并整改,这展现出了公民社会的力量。

如今近半年过去,“动新闻”仍在持续播放。“动新闻”是否切实整改并符合了新闻伦理或达到了大众道德接受程度?笔者于2010年2月底登录《苹果日报》网站首页,在2月26日“明星杀人鲸,杀女驯师”这条新闻中,以动画模拟了杀人鲸杀死女驯师的过程,染满血迹的尸体也没有打马赛克。由此可见,尽管“动新闻”在新闻的尺度把握上稍有改进,但色情血腥等镜头仍是其主要的“卖点”。

2. 麻木的受众拷问公民社会进程

对过去半年的新闻回顾可以发现,反对“动新闻”的声浪主要在2009年11月底、12月初,此后有关“动新闻”的争议声渐消。如今我们发现,“动新闻”不仅没有因全台舆论的谴责而受到打击,而是仍然有其市场。

笔者在前文中提到,由于台湾传媒业竞争激烈,不惜以低俗取代通俗,娱乐取代政治,媒体上充斥着猎奇性的社会新闻、明星绯闻等传媒产品,以此迎合受众的消费需求。受众趋向“猎奇”、“偷窥”的非理性需求,也是导致媒介生态失衡的原因之一。

同时,受众又是媒介生态失衡的直接受害者。“动新闻”

上线之初引发的抗议声浪就是台湾民众对失衡的媒介生态累积情绪的总爆发。但在传媒日复一日的轰炸中,处于信息接受末端的受众开始变得麻木,长期生活在这种媒介环境中的台湾人对“动新闻”开始感到见怪不怪。而以《苹果日报》为代表的此类报纸虽然遭受广泛批评,发行量却依然居高不下。

虽然台湾社会拥有数量众多的NGO和NPO,社会团体在批评和抵制“动新闻”中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公民社会远未成熟。台湾民众对政治的狂热虽非同一般,但政党对抗的氛围和敌我政治观念使得社会“缺乏理性、温和的对话空间”。在“动新闻”事件中,公民力量没有持续发力,也是“动新闻”争议渐消的重要原因。

受众系统是媒介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媒体不良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但受众不仅仅是媒体产品的消费者,同时还是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公众,因此,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受众应当自觉抵制低俗内容,从而让这样的媒体没有市场。而要想公众力量能够持续、有效的发挥作用,从根本上来说应当加强媒介素养教育,这需要政府、传媒与社会的合力。

综上所述,“动新闻”若想获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整个台湾社会必须以媒介生态观念直面媒介生态失衡的原因,传媒组织应当不断改进自身的系统环境,规范此类新闻操作,提高节目的质量,避免内容的低俗化,使之不越过新闻伦理和大众道德的接受底线,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受众系统要找准好各自的角色定位,谋求彼此关系的制衡,共同推动和谐台湾媒介生态的形成。

注释

- ① 崔保国:《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中国传媒报告》,2002年第1期。
- ② 《世新大学2008年媒体民意调查》, http://www.gocharter.com.tw/m2/detail.asp?main_id=4506
- ③ 《台湾公共新闻学:“乌托邦”式的幻象——一种媒介生态学的视角》,《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月。

(紧接第121页)是不同的人生形态对生命的诠释。社会新闻是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能够引起广泛的社会兴趣,是反映生活、意识、问题、现象,有深度、有教育、有传播意义的事实新闻报道,内容包括发生在身边的好的、恶的、感性的、离奇的事。《长势喜人》带有鲜明的社会新闻色彩,它洋溢着现代化城市的生活气息,读他的小说总能产生出一种犹如走进自己熟悉的市井社会的亲切感觉。传媒本身富于大众性,具有新闻性因素的小说也就会比较容易地获得一种平民化的色彩。刘庆的小说传递着与现实生活进程同步的多元经验,展示具有某种“流行”色彩的事件或“问题”,在作品中创造出一个信息迅速流动的公共空间,帮助读者透过戏剧性和仪式性的故事去感知生活的世界。比如小说中插入的“毛孩一家”、“交通事故”、“乌鸦入城”等事件都属于社会新闻。他的小说中时常出现“报纸”、“电视台”、“记者”、“广告”等传媒“符号”,而这些“符号”又实质性地参与了小说的叙事过程和文本世界的架构,在作者有条不紊的精心调控下,这些“符号”尽职尽责地传递着经验或信息,扩大了文本的容量。

王金胜曾对新世纪小说的新闻化叙事有过如此不满,认为“渗透着新闻话语的新世纪小说,注重以公众、时尚的趣味

和流行的尺度传达特定受众群体的狭隘的公共表情,为了创造眼球经济,它甚至会制造一些所谓‘热点话题’和‘时尚潮流’……至于故事后面是否有作家的心灵跋涉和灵魂的搏斗与挣扎,是否能够让读者掩卷深思,能否让他们与作者一同追问自我,作家似乎并不关心”。^③刘庆的《长势喜人》恰恰摆脱了这些不足。在作家刘庆这里,新闻报道的终点只是他小说的起点。与总是给出符合意识形态规限和传媒话语规则的结论的新闻叙事不同,他的小说并不是提供现成答案,小说中少有那些道德训诫和价值判断。作家感兴趣的不是非常态事件的猎奇性戏剧性,他关注的是非常态情境中的人性和人性。因此,《长势喜人》既有一般新闻小说的特点,同时又要比同类小说和新闻作品显得厚重。

注释

- ① [德]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陈永国、马海良编:《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 ② [美]杰克·富勒:《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 ③ 王金胜:《新世纪小说的新闻化叙事批判》,《东方论坛》2008年第3期。